

綱鑑易知錄

第一函
十二冊

尺木堂綱鑑易知錄卷十四

通鑑綱目定本

漢紀

孝武皇帝

獲一角獸
始以天瑞
紀元

綱己未元狩元年冬十月祠五時獲一角獸以燎始以天瑞紀元

獲一角獸始以天瑞紀元

紀元之事也自新垣平候日再中欺文帝於是始有後元之稱景帝因之七年而改中元又六年而改後元至武帝遂有建元之號其天古人即位紀元之意既而長星竟天災異甚著乃反以元光為名至是僅獲一角獸亦因之而改號自是紛紛不可勝舉書曰始以天瑞紀元非美之也正所謂即位書元春秋隱公元年公羊傳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胡傳即

以犧其失爾不然一獸微物豈天瑞乎 莊位之一必稱元年者明人君之用也候日再中見十二卷第三 行幸

雍祠五時第五獲一角獸而足有五蹄有司言陛下肅祗郊祀上帝報享錫一

角獸蓋麟見四卷云於是以薦五時時加一牛以燎燒紫焚燎有司又言元宜以天瑞

命名也一元曰建自古無年號始建於此見上卷二元以長星曰光見上卷第五今元以郊得一角獸曰狩云

綱淮南王安衡山王賜謀反自殺書法二王皆賜免朝者也前書賜毋朝賜毋朝不朝見上自淮南王

安與賓客左吳等日夜為反謀召中郎伍被與謀反事且曰漢廷大臣獨汲黯好直

諫守節死義難惑以非至如說稅丞相弘公孫弘等如發蒙振落發去物上之蒙振落也耳被自

詣吏告與安謀如此上使宗正治安未至安自剄諸所與謀反者皆族捕得陳喜於

衡山王子孝家孝聞律先自告除其罪即先自告所與謀反者陳喜等公卿請逮捕

周之炯靜專

山陰吳乘權楚材同輯

周之燦星若

發蒙振落

漢武帝

見十卷 第六 賜治。賜自剄死。綱夏四月。立子據為皇太子。○五月。晦。日食。綱遣博望侯張騫

使西域。始通滇。顯國復事西南夷。書始者何謹辭也。前書罷西夷矣。於法是書復事復者何貳過之辭也。目初。張騫自月氏支○西

張騫見言還。具為天子言西域諸國風俗。大宛在漢正西可萬里。其俗土著。仗入聲○著土

蔥嶺西安息東後分大小兩種。地而有常居非行國耕田多善焉。有城郭室屋。其東北則烏孫。東則于寘。田于寘之西則

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鹽澤潛行地下。其南則河源出焉。鹽澤去長安可

五千里。匈奴右方居鹽澤以東至隴西。今陝西長城。見八南接羌。隔漢道。隔絕漢焉。烏孫

康居。渠奄蔡。一名大月氏皆行國。隨畜牧。與匈奴同俗。大夏在大宛西南與大宛同俗

臣在大夏時見印竹杖。出四川雅州榮經縣印竹山蜀布。王蓋問安得此。曰市之身。捐又毒。為

一名天篤今稱天竺蓋身毒聲轉為天篤篤有文作竺又轉為竹音身毒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其俗土著

與大夏同度。大夏去漢萬二千里。居漢西南。今身毒又居大夏東南數千里。有蜀物

此其去蜀不遠矣。今使去聲大夏從羌中險少北則為匈奴所得。從蜀宜徑。又無寇天

子既聞諸國多奇物而兵弱。貴漢財物。誠得而以義屬祝之。則廣地萬里。重九譯。見一卷

致殊俗。威德偏於四海。欣然以騫言為然。乃令騫因蜀犍為。見上卷發開。諫使離散敵四

道並出。求身毒國。各行一二千里。終莫得通。於是始通滇國。今雲南乃復事西南夷。

綱庚申二年春三月。丞相弘公孫卒。以李蔡為丞相。張湯為御史大夫。綱以霍去病為

霍去病擊匈奴

身毒大夏月氏康居羌匈奴于寘烏孫

風俗西域諸國大宛

汲黯諫斬
長安令

作昆明池

票騎將軍擊匈奴敗之過焉支至祁連山而還法書兵未有書所至者書霍去病為票騎

將軍票騎疾貌將萬騎出隴西上見擊匈奴轉戰六日過焉支山在陝西行都司涼州衛名千餘里斬首虜獲

甚眾夏去病復深入二千餘里至祁連山在陝西行都司涼州衛名斬首虜獲尤多益封五

千戶是時諸宿將皆不如去病由此去病日以親貴比大將軍矣綱秋匈奴渾邪耶

王降置五屬國以處其眾匈奴單于怒渾邪休屠除王渾邪休屠俱匈奴之屬為王者之號為漢所殺

虜數萬人欲召誅之渾邪王與休屠王恐謀降漢休屠王後悔渾邪王殺之并其眾

以降漢發車二萬乘迎之縣官無錢從民貫世馬民或匿馬馬不具上怒欲斬長

安令右內史見上卷第十汲黯曰長安令無罪獨斬臣黯民乃肯出馬且匈奴畔其主而降

漢何至罷疾敝中國以事夷狄之人乎上默然曰吾久不聞汲黯之言今又復妄發

矣居頃之乃分徙降者邊近也五郡隴西北地郡朔方雲南故塞外因其故俗為五屬國存其國號而屬於漢朝故曰屬國

休屠王太子日密碑低沒入官輸黃門養馬帝遊宴見馬後宮滿側日碑等數十人

牽馬過殿下莫不竊視至日碑獨不敢日碑長八尺二寸容貌甚嚴馬又肥大上奇

焉即日拜為馬監遷侍中駙馬都尉光祿大夫甚信愛之貴戚多竊怨曰陛下妄得

一胡兒反貴重之上愈厚焉以休屠作金人為祭天主故賜日碑姓金氏

綱辛酉三年春有星孛于東方○秋山東大水徙其貧民於關西謂隴西北地西朔方今河上郡四郡地

漢武帝

得神馬於渥洼水中

賢才及黜諫誅

白鹿皮幣

白金三品

西甯綱作昆明池西南夷國名即滇國也上將討昆明今雲南雲南府昆明縣以昆明有滇顛池在雲南府城南一名昆明池滇水廣末有似倒

方三百里乃作昆明池在陝西西安府城西南周回四十里以習水戰綱得神馬於渥渥洼在雲南府城南一名昆明池滇水廣末有似倒水中是

歲得神馬於渥洼水中渥洼水在陝西行都司沙州境內李善曰南陽新野人暴利長屯田郡界數於此水旁見

代土人持勒絆收得其馬獻之渥野馬中有奇者與凡馬異宋飲此水利長先作土人持勒絆立水旁後馬玩習久之乃

友此馬故云從水中出上方立樂府及得神馬次撰述以為歌以為歌其辭曰太一貢兮天馬下雲赤汗兮沫

宗廟先帝百姓豈能知其音邪上默然不悅上招延士大夫常如不足然性嚴峻

雖素所愛信者小有犯法輒按誅之汲黯諫曰陛下求賢甚勞未盡其用輒已殺之

以有限之士恣無已之誅臣恐天下賢才將盡陛下誰與共為治乎上曰何世無才

患人不能識之耳且才猶有用之器也有才而不肯盡用與無才同不殺何施黯曰

臣雖不能以言屈陛下而心猶以為非願陛下自今改之無以臣為愚而不知理也

居久之坐法免綱壬戌四年冬造皮幣白金鑄三銖錢置鹽鐵官算緡民錢舟車

至是又書造皮幣白金等物詞繁而不殺興利之端日以益多天生時地生財入君以正用之一歲所入自

足供一歲之用豈必廣為漁取以足其國乎武帝尚非奢侈窮黷其蠶未必至是設法若此欲無虛耗難矣目有司言

縣官用度大空法請更造錢幣以贍用時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銀錫乃以白鹿皮方尺緣視也以藻績會五為皮幣直四十萬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藉也璧然後得行又

三鉢錢

鹽鐵官

弘羊心計

利析秋毫

算繒錢

算舟車

以卜式為

郎中

卜式輸財

助邊

公孫弘斥

卜式

北

長星出西

衛霍擊匈奴

奴

造銀錫為白金三品雜鑄銀錫為白金其一重八兩圓之以象天其文龍二重差小方之以象地其文馬三複小橢之以象人其文龜○橢音安圓而長也大者直三千次直五百小直三百銷半兩錢更鑄三鉢錢見上於是以前齊大煮鹽東郭咸陽東郭南陽大治

孔僅為大農丞領鹽鐵事洛陽賈人子桑弘羊以心計言不用算年十三侍中三人言利

事析秋毫矣又令諸賈人末作各以其物自占去聲○占隱度也各自隱度其家財多少為文簿送之官率緡錢錢也二千而

一算稅也及有船車者皆有算匿不自占占不悉沒入緡錢有能告者以其半與之其

法大抵出張湯百姓咸指怨之綱以卜式為中郎賜爵左庶長目初河南人卜式數

輸財縣官不敢指斥天子故稱縣官以助邊天子使使問式欲官乎式曰臣少田牧不習仕宦不

願也使者問曰家豈有冤欲言事乎式曰臣生與人無分爭邑人貧者貸之不善者

教之何故有冤無所欲言也使者曰苟如此子何欲式曰天子擊匈奴愚以為賢者

宜死節於邊有財者宜輸委也上以問公孫弘弘曰此非人情不軌之臣不可以為

化至是上以式終長者欲尊顯以風百姓乃召拜式為中郎賜爵左庶長晉室陳氏曰啟覺之

君必有從諛之臣而後其惡始熾漢武生事四夷百姓疲敝當時苟有禹益之臣可以諫而止也卜式懷奸暴寵而為輸財之

舉豈非從諛之臣而助紂為虐者乎輸財而不顧官求其餌之易入也驟遷而得美官誘其君者多術也卒以言而免官又欲

沽其名之直也式綱春有星孛于東北夏長星出西北綱遣衛青霍去病擊匈奴青部

前將軍李廣失道自殺去病封狼居胥山而還詔以青去病皆為大司馬書自元光六年至是衛

霍凡八出綱目每謹書之志窮職也今衛霍同出一則書其部將之失期一則書其窮兵之所至皆讖辭也然則其書皆為大

司馬何譏也大司馬古夏官之長也有小司馬故其長以大別言之物不兩天今漢蓋置大司馬位而以青去病皆為之無義

謂甚矣目上與諸將議曰趙信見上卷第十為單于畫計常以為漢兵不能度幕見同輕留今大發

士卒其勢必得所欲乃令大將軍青票騎將軍去病各將五萬騎而敢力戰深入之

士皆屬去病去病出代郡今山西大同府蔚州青出定襄見上卷第十李廣為前將軍公孫賀為左將軍

趙食異其難為右將軍曹襄為後將軍皆屬大將軍青既出塞捕虜知單于所居乃

自以精兵走去聲之而令前將軍廣并子右將軍軍出東道廣自請曰臣部為前將軍

且結髮而與匈奴戰今乃一得當單于願居前先死青陰受上誠以為廣老數奇難

命不偶也毋令當單于廣固自辭於青青不聽廣不謝而起行意甚愠怒青度幕見單于兵

陳而待會且大風起砂礫石擊面兩軍不相見漢益縱左右翼繞單于單于冒圍而

去漢發輕騎夜追之不得單于捕斬萬九千級廣食其軍無導惑失道後期青使長

史急責廣之幕莫府見上卷第七對簿以文簿次第一責之今其對詞廣謂其麾下曰廣年六十餘矣終不能

復對刀筆之吏遂自剄廣為人廉得賞賜輒分其麾下飲食與士共之士以此愛樂

為用食其下吏當死贖為庶人去病出代見上右北平今直隸永平府二千餘里封精土增狼居胥

山在匈奴中為禪以祭於姑行匈奴中山登臨登海邊山以望瀚海大海名在沙漠北羣鳥解羽伏乳於此因名焉斬七萬級兩軍出塞

塞閱官私馬凡十四萬匹而復入塞者不滿三萬匹乃益置大司馬位青去病皆為之

自是之後青日退而去病日益貴青故人門下士多去事去病獨任安不背去病為

愚忠許忠

秋山乘障

乳虎

綱鑑易知錄

卷十四

漢武帝

四

人少言不泄有氣敢往天子嘗欲教之孫吳兵法對曰願方略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然少貴不省士其從軍天子為遣太官少府屬官主膳食齎濟數十乘既還重車餘棄梁肉

而士有飢者其在塞外卒乏糧或不能自振而去病尚穿域穿域為營域作鞠室也蹋見上卷第七鞠見上卷第七

事多此類青為人仁喜士退讓以和柔自媚於上兩入志操如此是時漢所殺虜匈奴合八九萬而漢士卒物故亦數萬是後匈奴遠遁而幕南沙漠之南無王庭穹廬前地若庭故云王庭

匈奴請和親遣使報之單于留不遣書書留不遣何使辱命法也故任敵不書名匈奴用趙信計遣使於漢好辭

請和親天子下其議丞相長史任敞昌上聲曰匈奴新破困宜可使為外臣遂使敞于單于單于大怒留之不遣博士狄山議以為和親便張湯曰此愚儒無知山曰臣固愚

愚忠若湯乃詐忠於是上作色曰吾使生居一郡能無使虜入盜乎曰不能曰居一縣對曰不能復曰居一障閒障山中小城也漢制每塞上要害處別築為城因置吏士而為彰蔽以扞寇謂之候城此即障也山自度鐸辯窮且下吏

曰能於是上遣山乘障至月餘匈奴斬山頭而去自是羣臣震懼音入無敢忤湯者

東坡蘇氏曰漢制博士秩六百石朝廷有大事必與丞相御史九卿列侯向議可否蓋親儒臣尊經術不以小臣廢其言故狄山得與張湯爭議上前此人臣所甚難而入主所欲聞故溫言以來之虛懷以受之猶恐不敢言又況作色憑怒致之於寇乎故湯之用事至使盜賊半天下而漢室已亂蓋起於狄山之不容也綱以義夷縱為右內史王溫舒為中尉先是甯成為關都尉吏民出入關者號曰甯見乳虎產乳之虎搏噬過常無值甯成之怒及義縱為南陽太守今河南

陽南陽至關成側行送迎縱不為去聲禮至郡遂按甯氏破碎其家南陽吏民重足斂迹後

陽南陽至關成側行送迎縱不為去聲禮至郡遂按甯氏破碎其家南陽吏民重足斂迹後

陽南陽至關成側行送迎縱不為去聲禮至郡遂按甯氏破碎其家南陽吏民重足斂迹後

陽南陽至關成側行送迎縱不為去聲禮至郡遂按甯氏破碎其家南陽吏民重足斂迹後

陽南陽至關成側行送迎縱不為去聲禮至郡遂按甯氏破碎其家南陽吏民重足斂迹後

陽南陽至關成側行送迎縱不為去聲禮至郡遂按甯氏破碎其家南陽吏民重足斂迹後

陽南陽至關成側行送迎縱不為去聲禮至郡遂按甯氏破碎其家南陽吏民重足斂迹後

冬月益展

一月

少翁伏誅
文成將軍

帛書飯牛

五銖錢
以汲黯為
淮陽太守

得君卧治
淮陽

徙定襄^{見上}太守。初至，掩獄中重罪，輕繫^{乘其不備而}。一日皆報^{論決}，殺四百餘人。其後郡

中不寒而栗。時趙禹、張湯以深刻為九卿，然其治尚輔法而行。縱專以鷹擊^{如鷹擊之搏擊}為

治，是歲汲黯坐法免。乃以縱為右內史^{見上卷}。王溫舒始為廣平^{今直隸}都尉，擇郡中豪

敢往^{豪猾而果敢一吏十餘人以為爪牙}，縱使督盜賊。盜賊不敢近廣平。遷河內^{今河南}，太

守捕郡中豪猾，相連坐二千餘家。上書請大者至族，小者乃死。論報至流血十餘里。

會春，溫舒頓足歎曰：「嗟乎！令^平冬月益展^轉一月，足吾事矣。」^{立春之後不復行刑故云}上以為能，擢

為中尉。^綱方士文成將軍少翁伏誅^{書帝殺人多矣，無書伏誅者，惟少翁樂大書伏誅罪不容於誅也。綱目深抑左道於方士，必以伏誅書之，世主亦可以鑒矣。}

齊人少翁以鬼神方見^現上。上有所幸王夫人卒，少翁以方夜致鬼。如王夫人貌。天

子自帷中望焉。於是乃拜少翁為文成將軍，以客禮之。文成又勸上為臺室，而置祭

具，以致天神。居歲餘，其方益衰，乃為帛書以飯^返牛。言曰：「此牛腹中有奇。」殺視得書。

書言甚怪。天子識其手書，於是誅之。

^綱癸亥五年春三月，丞相蔡^李有罪自殺。^{見十二地也}罷三銖錢。

鑄五銖錢^綱，以汲黯為淮陽太守。^目於是民多鑄錢，楚地尤甚。乃召拜汲黯為淮陽

太守。^{今河南開封府陳州}黯為上泣曰：「臣常有狗馬之心，^{愚報病力也}不能任郡事。臣願為中郎，出

入禁闥，補過拾遺，臣之願也。」上曰：「君薄淮陽耶？吾今召君矣。」^{言不久即召君來}願淮陽吏民不

入禁闥，補過拾遺，臣之願也。上曰：「君薄淮陽耶？吾今召君矣。」願淮陽吏民不

綱乙丑元鼎元年夏赦

綱丙寅二年冬十一月張湯有罪自殺十二月丞相青翟翟青下獄自殺目初御史中

丞李文與湯有卻同湯所厚吏曾謁居陰使人告文奸事事下湯治論殺之上問爰

事蹤跡安起湯佯驚曰此殆文故人怨之謁居病湯親為之摩足趙王告湯大臣乃

與吏摩足疑與為大姦事下廷尉謁居病死事連其弟弟告湯與謁居謀共變告李

文變告者謂以非常之事上告也事下減宣窮竟未奏會盜發孝文園瘞意錢瘞理也理錢於園故以贈死者丞相青翟朝與

湯約俱謝至前湯獨不謝上使御史案丞相湯欲致其文丞相見知見知法見丞相長

史朱賁臣王朝邊通皆素怨湯欲死之乃與丞相謀使吏捕案賈人田信等曰湯且

欲奏請信輒先知之居物致富與湯分之事辭頗聞上問湯曰吾所為賈人輒先知

之益居其物是類有以吾謀告之者湯不謝又佯驚曰固宜有減宣亦奏謁居等事

上以湯懷詐面欺使趙禹切責湯湯乃為書謝因曰陷臣者三長史也遂自殺湯既

死家產直不過五百金昆弟諸子欲厚葬湯母曰湯為天子大臣被汙惡言而死何

厚葬乎載以牛車有棺無槨上聞之乃盡案誅三長史丞相青翟下獄自殺綱春起

柏梁臺在西安府城西北未央宮作承露盤在西安府城西北建章宮內神明臺上目盤高二十丈大七圍以銅為之上有仙人

掌以承露和王屑飲之云可以長生宮室之脩自此日盛綱以趙周為丞相綱三月大雨

張湯佯驚

張湯為吏摩足

張湯又佯驚
固宜有

作承露盤

起柏梁臺

三月大雪

柏梁臺在西安府城西北未央宮作承露盤在西安府城西北建章宮內神明臺上

作承露盤在西安府城西北建章宮內神明臺上

目盤高二十丈大七圍以銅為之上有仙人

置均輸

三官錢

天馬

健函谷關
於新安

林送徒

封姬嘉為
子南君
方士尚公

去雪。○夏大水人餓死。**綱**置均輸禁郡國鑄錢。曰孔僅為大農令而桑弘羊為大農中

丞稍置均輸。諸州郡所當輸於官者皆令輸其土地所饒平其所在時價以通貨物悉禁郡國無鑄錢。自

帝五年除盜鑄令於專令上林三官鑄。武帝置水衡都尉王上林苑屬官有上非三官錢不得行。**綱**西

域始通置酒泉武威郡。書始通何難辭也自張騫使西曰張騫一建言以厚幣招烏孫。見同上以

益東居故渾邪之地。渾邪匈奴之屬則是斷匈奴右臂也。既連烏孫自其西大夏。見同上

屬皆可招來而為外臣。上以為然使騫使烏孫。因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見同上

大夏安息。在大月氏西身毒于闐。同寘。俱見同上及諸旁國。於是西域始通於漢矣。漢乃於渾

邪王故地置酒泉郡。以城下有金泉味如酒也後又分置武威郡。今陝西行都司涼州衛以絕匈奴與羌

通之道。上得宛汗血馬愛之名曰天馬。大宛多善馬汗從前肩膊出如使者相望於道以求之

綱丁卯三年冬徙函谷關。在河南河南府靈寶縣於新安。今河南府新安縣**綱**夏令林送徒入財補郎。發自算商車

繩錢置均輸紛紛興利不一而足至是又有林送徒之名使之入曰所忠。諫大夫姓言世家子弟富人亂齊

民。齊等之民也言世家子弟及富人乃徵諸犯令相引數千人。名曰林送徒。諸坐博戲等事決為徒役

引也先至之人令之相引以若得入財者得補郎。贖罪買爵郎選衰矣。**綱**關東饑人相食。

綱戊辰四年冬十一月立后土祠於汾陰。見十二肱。肱岸上高堆以形高親祠之始。巡郡國

至滎陽。今河南開封府滎陽縣而還。書始何**綱**封周後姬嘉為子南君。封姬嘉以奉周**綱**春以方士樂

至滎陽。今河南開封府滎陽縣。而還。法記始也。封周後姬嘉為子南君。起如人臂肱故名。親祠之始。巡郡國。紀號于南君。

大為五利將軍尚公主

法書入綱目尚主未有書者書此何識也

方士樂大敢為大言處之不疑

見上言曰臣常往來海上見安期

見上卷第五

羨門

見八卷三

之屬曰黃金可成而河決可塞不死

之藥可得仙人可致也然臣師非有求人自求之陛下必欲致之則貴其使者令為

親屬以客禮待之則可使通言也乃拜大為五利將軍封樂通侯以衛長公主妻之

貴震天下於是海上燕齊之間莫不搃脫自言有禁方能神仙矣綱夏六月汾陰

得大鼎

見第十一卷第八

薦之郊廟

羣臣皆賀綱

以兜

寬為左內史曰是時吏治

皆以慘刻相尚獨左內史今陝西西安府同州兜寬勸農桑緩刑罰理獄訟務在得人心擇用仁

厚士推情與下不求名聲吏民大信愛之收租稅時裁闊狹與民相假貸以故租多

不入後有軍發左內史以負租課殿願去聲課試也上當免民聞當免皆恐失之大家牛

車小家擔負輸租綱上聲屬祝不絕綱索也屬聯也言輸租者若繩索之相聯屬也課更以最上由此愈奇寬綱以方

士公孫卿為郎

見十二卷三

且郊

齊人公孫卿曰漢興復當黃帝之時寶鼎出而

與神通黃帝採首山

即首陽山在河南河南府偃師縣

銅鑄鼎於荆山在河南府開鄉縣鼎既成有龍垂胡顙

冉平聲胡顙下懸皮也顙頰鬚也

下迎

黃帝上騎龍與羣臣後宮七十餘人俱登天於是上曰嗟乎誠得

如黃帝吾視去

上聲

妻子如脫屣耳拜卿為郎綱遣使喻南越入朝綱已巳五年冬十月帝祠五時見十二卷第八遂獵新秦中見八卷三河南以勒邊兵綱立秦乙及五帝

見上卷第祠壇於甘泉見上十一月朔冬至親郊見現是為泰時自是三歲天子一郊

見綱南越相呂嘉殺使者及其王興更立建德為王發兵反綱秋遣將軍路博德等將

兵擊南越綱遣伏波將軍路博德樓船將軍楊僕等擊之綱賜卜式爵關內侯綱齊

相卜式上書請父子與齊習船者往死南越詔褒美式賜爵關內侯布告天下天下

莫應綱九月嘗酎宙列侯百有六人皆奪爵丞相周下獄自殺書自書喻南越入朝於是書

之兵於是書卜式之候於是書百有六人之奪綱時列侯以百數皆莫求從軍擊越會九月嘗酎祭

宗廟列侯以令獻金助祭酎醇酒也漢制正月旦作酒八月乃熟名曰酎以獻宗少府省醒金金有

輕及色惡者上皆令劾以不敬奪爵者百六人丞相趙周坐知列侯酎金輕下獄自

殺綱以石慶為丞相綱時國家多事桑弘羊等致利王溫舒之屬峻法而兒寬等推

文學皆為九卿更進用事事不關決於丞相慶醇謹而已綱繫大伏誅發帝於方士始雖

言不驗則亦往往取而戮之如文成五利之類皆在所不赦是又帝之明斷也綱大裝治行為入海求其師乃之泰山上使人隨驗無所見

而大妄言見其師方又多不售驗坐誣罔腰斬

綱庚午六年冬路博德等平南越獲建德呂嘉置九郡綱南越平遂以其地為南海

今廣東蒼梧今廣西鬱林今廣西合浦今廣東交趾九真日南今安南國珠崖今廣東儋耳今瓊州郡

廣州府梧州府廣州府鬱林廣州府合浦廣州府交趾九真日南今安南國珠崖今廣東儋耳今瓊州郡

平南置九郡帝如緹氏觀大人跡

耐金

卜式請父子往死南越賞耐金爵

平西南夷
置五郡

此凡書觀
公孫卿言見仙人跡緱氏
漢縣故城在河南城上
上親往觀問卿得毋得效文

成見上五利乎見上卿曰仙者非有求人主人主自求之其道非寬假神不來積以歲月

乃可致也上信之於是郡國各除道繕治宮觀實名山神祠以望幸焉綱平西南夷

置五郡綱平南夷為牂牁今四川夜郎見上卷侯八朝上以為夜郎王西夷冉駹

之屬皆振恐請臣置吏乃以見上都為越雋雖上郡今四川符見上都為況黎郡今四川

冉駹為汶民山郡今四川廣漢今成都西白馬白馬地名戰國時白馬氏所居因名馬在廣漢之西為武都尉今陝西

綱置張掖敦煌郡分武威酒泉第五地置張掖敦煌郡見上以卜式為御史

大夫法書前書卜式為中郎賜爵左庶長諫天下以輸財也繼書賜卜式爵關內侯諫天下以死邊也至是復書以下式

式既在位乃言郡國多不便縣官見上作鹽鐵見上苦惡鹽鐵苦惡或彊令民買之而船有

算見上二商者少物貴上由是不悅致堂胡氏曰武帝好武功而用不足式以此兩端中上意官既尊矣乃始

綱帝自制封禪儀書書自制儀何識之識也然則唐書議封禪禮無識乎封唐書議封禪禮

馬相如病且死有遺書勸上封泰山會得寶鼎見上上乃令諸儒草封禪儀見上數年不

成以問兜倪寬寬曰封泰山禪梁父見上昭姓考瑞諸侯有同姓異姓昭姓謂昭顯其姓氏也瑞信也以玉

五等諸侯之瑞使之來朝也帝王之盛節也然享薦之儀不著於經非羣臣之所能列唯天子建中和

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以順成天慶垂萬世之基上乃自制儀頗采儒術以

卜式正言
以選名
帝自制封
禪儀

武帝勒兵巡邊

封禪

東方朔諫求蓬萊

文之盡罷諸儒不用

綱辛未元封元年冬十月帝出長城登單于臺勒兵而還

釋旅然後封禪乃行自雲陽地名在陝西西安府涇陽縣西北歷五原漢郡故城在陝西延安府神木縣出長城見八北登單于

臺勒兵十八萬騎旌旗徑千餘里遣郭吉告單于令臣於漢單于怒留吉上乃還祭

黃帝冢在延安府中郿縣而釋兵綱貶卜式為太子太傅以兒寬為御史大夫綱東越殺王餘

善以降去年東越王餘善反遣將軍楊僕等將兵擊之徙其民江淮閒綱上以閩地今福建險阻數朔反覆終為後世患

乃悲徙其民於江淮之閒遂虛其地綱春正月帝如緱氏祭中嶽遂東巡海上求神

仙夏四月封泰山禪肅然復東北至碣石見八卷三而還五月至甘泉見上書綱目書巡二十九

亦莫詳於三君若夫自春首至五月周回萬八千里則又秦隋之所未有也綱正月上幸緱氏見上禮祭中嶽嵩山在河南河南府登封縣從官在山下聞

若有言萬歲者三上遂東巡海上益發船求蓬萊見上卷第五及與方士求神仙四月還至

奉高今山東濟南府泰安州封泰山封下官玉牒書鍵白玉之牒長尺三寸廣厚各五寸藏於山上以方石三枚為再累緘以金繩封以石泥印以受命之璽書秘明日禪

泰山下山之基足曰趾東北肅然山小山在泰山下趾東北祠夜若有光書有白雲出封中天子還坐明

堂在泰山下即古帝王東巡狩朝諸侯之所羣臣上壽上酒曰下詔改元天子既已封泰山無風雨而方士更言蓬

萊諸神若將可得於是上欣然庶幾遇之復東至海上欲自浮海求蓬萊東方朔諫

曰夫仙者得之自然不必躁求若其有道不憂不得若其無道雖至蓬萊見仙人亦

漢武帝

賜桑弘羊爵左庶長

置平準

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

卜式請烹羊弘

同時再學

填星如瓜

築宣防宮

無益也臣願陛下第還宮靜處以須也

云綱賜桑弘羊爵左庶長先是桑弘羊領大農盡榦主之也天下鹽鐵令遠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為賦而相灌輸

委輸並去聲委積輸送之物積音悉貴即賣之賤即賣之欲使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而萬物不得騰踊勇至是巡狩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匹錢金以鉅萬計皆取足大農弘羊又

請令吏得入粟補官及罪人贖罪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於是賜弘羊爵左庶長是時小旱上令官求雨卜式言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

販物求利烹弘羊天乃雨此遂昌尹氏曰弘羊一賈人子耳以言利得幸至於賜爵豈非以其善理財歟然弘羊財而已善乎我朝司馬公先對神祖之言曰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存民則在官不加賦而上用足不過設法陰

奪民利其害甚於加賦此乃弘羊欺武帝之言太史書之以見武帝之不明爾至其末年盜賊蠭起幾至於亂若武帝不悔禍昭帝不變法則漢幾亡鳴呼此言真萬世之藥石也綱秋有星字于東方又字于三台

法書星字再明年乃書祠拜德星則不待添證而帝之矯望氣王朔言候推測獨見填星出如瓜食項復入有司皆曰陛下証自見矣

建漢家封禪天其報德星云綱士申二年冬十月帝祠五時見上還祠太乙以拜德星綱春如東萊今山東萊州府

卿言見神人東萊山若云欲見天子於是幸東萊留宿數日無所見時歲旱天子既出無名乃禱萬里沙在萊州府還過祠泰山東泰山也其山卑小在山東青州府臨朐縣南

○胸音渠綱夏還臨塞決河築宣

試讀結束，需要全本PDF請購買 www.ertongbook